

韩汝诚 / 著

金香炉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金香炉

韩汝诚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金香炉

作 者：韩汝诚

责任编辑：戚积广

责任校对：戚积广

封面设计：魏晋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长春市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190 千字

印 张：9.25

版 次：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6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—5387—1275—5/I·1223

定 价：13.50 元

内容简介

本书是著名作家韩汝诚近年来精雕细刻的大俗大雅的纯文学佳作。小说参照昔日关东第一女匪驼龙及其情人的传说，多方位深层次地展示了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女性灵魂，极具可读性和意蕴深邃的艺术品位。

一步错位，沦落风尘，年轻女子为追求幸福而与生活抗争，却屡遭命运的戏弄，成了荡妇，变作悍匪。但她又是情人，也是母亲，因为内心真情未泯，至死不渝地维系一段灰色的情缘。书中风光一时的老影楼，浸满血泪的金香炉和神秘惊心的照片底版，都是这份情缘大喜大悲、亦真亦幻的具象。这是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地道关东风情画；是一支爱与恨相溶、情和仇交织的人间悲歌；是一部物欲横流的人世的警示录。

1

好汉不提当年勇，难道他现在真成了驼背瘸腿的赵子龙，再也爬不过长坂坡了？不，虎老余威在，他要拿出最后一件珍宝，重现昔日的辉煌。

忽地坐起，一身冷汗，扒眼看看，天刚冒亮。杨子芳老头咳嗽一阵缓醒过来，唾道：真他妈见鬼了，咋来了一帮死人！

刚才，影影绰绰，似梦非梦，他又看见她了，那个风流娘们！跟这几天电视里演的一样，她还是男人打扮，身披斗篷，头戴礼帽，大马靴咔咔响地闯进来，劈头就嚷：“你还拿稳的，要拆你的照相馆了，盖楼的七千块光洋可是我掏的，你不心疼我可心疼。”说完嘤嘤哭了，悲切切地说：“满指望能跟你‘共芳’一场，过几天舒心日子，看来没指望了。”他老伴狗妞对男装丽人分明含几分妒意，没好气说：“拆就拆，崩就崩，打公私合营起楼就不姓杨了，可业主呀资本家呀帽子还扣在他头上，干受气……”正说间，一位俊俏的尼姑轻步走进，口念佛号说：“阿弥陀佛！什么相馆，什么楼房，身外之物，随它去吧。”男装丽人悲愤地叫：“楼一拆，咱们可连个窝都没了！”杨子芳再也忍不住，理直气壮地喊：“怕什么？拆了旧的我再盖新的。改

革开放了，有钱就是大爷，我要开个更大的影楼，名字还叫‘共芳’。”三个女人齐问：“钱呢？你拿啥盖？”他得意地一指床下：“你们忘了？我不还有个金香炉吗？就在柳条包里……”便哈腰去床下看，可床下空空如也，柳条包不见了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惊出一身冷汗，醒了。

不过是梦。但杨子芳还是伸手去床下摸摸，柳条包犹在原地未动。梦就是荒唐。怪的是咋一下梦见她们仨？三个死鬼齐来找他，莫非阳寿到头了？死倒不怕，活了九十多年够本了，再活自己也觉得没滋味了。再说一辈子没做亏心事，死又怕啥？解放后运动连着运动，他都熬过来了，难道阎王爷还不如那些官员们讲理？

可心里总觉得犯硌应，他起身慢慢走出小屋。隔壁房里孙女芳芳酣睡正甜，从门缝飘出轻柔的鼾声，大闺女睡觉也跟老爷们似的打呼噜，让他这当太爷爷的怪好笑。现时的年轻人真也没治，累都累得潇洒，这丫头昨晚一闭店不知又跟哥们儿姐们儿去哪儿一疯半宿，半夜回来居然还有精神头又冲洗又放大摆弄照片。杨子芳老头暗自叹息，自己这辈子算没这年月了。

蹑手蹑脚上趟厕所，轻轻走进前屋，摸索着打开电灯，不大的门市房一下子通明雪亮，满墙大大小小的镜框晃得他眼花缭乱。镜框里镶的都是芳芳的“作品”（用新名词说），彩色的，黑白的，清一色的肖像照。照得好坏不说，重孙女的灵气和干劲让他这老摄影师打心眼儿里折服，甚至有点嫉妒。他杨子芳当年之所以生意兴隆誉满全城，凭的是三年学徒两年劳金，从给师傅倒尿壶开始一点一滴连学带偷才到手的技艺。芳芳呢，姑娘家家，小小年纪，不过从摆弄一架国产的“海鸥”开始，几年工夫无师自通，如今居然也当上了这片名为“芳芳影屋”的

“女老板”！行，太爷爷服你。不过丫头，你再能耐也混不出一幢三层洋楼的照相馆来，像你太爷爷当年那样风光。嘿嘿，不信你瞧，马路斜对过，它就戳在那儿。

老头自己跟自己叨咕着，慢慢走过去打开临街的玻璃门，晨风和着晨曦一起扑进来，又豁亮，又凉爽。街上行人寥寥，静悄悄好生空旷。可以清晰地望见马路对面拆得光荡荡的一大片空场上，一幢三层小楼孤零零立于砖头瓦砾和残垣颓壁之间，那就是他一住六七十年的家，就是昔日好一阵红火过的名为“共芳昼夜摄影”的大照相馆旧址。想当年多少红伶明星、名门闺秀、皇裔贵戚、士绅公子进进出出，在那楼里描眉打鬓、搔首弄姿留下过芳影，连大名鼎鼎的马连良马老板跟光艳照人的李玉茹女士都以一帧《游龙戏凤》的大剧照光耀过他的店堂，更不用说那张由他独家秘藏，在橱窗里公开挂过的神秘女郎的大幅彩色头像了（她是谁？迄今犹属秘密，是连儿孙子女也绝不知情的隐私）。可惜俱往矣，楼早归公了，用不几天也要跟周围那些烂房子一样，变成一堆堆残砖碎瓦装上卡车运走了。杨子芳老头像痴望昔日的恋人，一声长叹，满腔无奈……

他是几天前才搬到重孙女这里来的。改革开放嘛，外商投资，大拆大建，成片改造三马路老城区。说是搬出去再搬回来时新房里水电煤气一应俱全，连屎尿撒尿都不用出屋了。却让杨子芳愁得不行。房子毕竟是他自己掏钱盖的，虽说早就归公了，也旧得掉渣了，可一住大半辈子，一窗一门都有感情。再说九十岁的人还穷折腾啥，老骨头搬出去还回得来吗？可历经四个朝代当了一辈子顺民，深知啥时候胳膊也拧不过大腿，大势所趋，只好遵命。好在孙男弟女一大帮，各家都争抢欢迎老太爷去临时光顾。看来似乎是一片孝心，可老头儿心里明白，人

们孝顺的是他那只又脏又旧老上着一把铜锁的破柳条包，里面装的是一下子神秘，只要孝心感动了发过大财的老爷子，柳条包给谁谁就将受用不尽。按理说，应该还跟大儿子去挤简易房，老头儿却独独选中了重孙女芳芳，说我替你的影屋打更看门行吧，义务白干，不要工钱。芳芳乐不得的，有老爷子看门，她晚上可以跟哥们儿姐们儿放心大胆去卡拉OK 去迪士高去潇洒去疯……嘴上却故意说不行，我嫌乎你太老。老头说嫌乎也不中，我是你太爷爷，你烦我我可不烦你。乐得芳芳一伸小指说：“说定啦，不许反悔。拉勾！”于是老头隔天便独身一人搬到路北不远的“芳芳影屋”来。行装倒也简单，除了几件单棉衣一套行李卷，当然还有那只脏兮兮上着一把铜锁的神秘而贵重的旧柳条包。

影屋不大，是转租别人的一套临街住宅。两室一厅，稍加改造，一间做了门市，一间暗房兼寝室，过厅当摄影厅，老头搬张小床住进了小厨房。白天闲来无事打盹，夜里大瞪两眼无梦，活得没劲，偏又不死，幸而赖赖巴巴尚能走动，便常常在马路边一坐，看人来车往，跟熟人聊天。只几天工夫，眼见推土机哼哼碾过，老房舍成片坍倒，装卸车轰轰开走，半条街变得溜光。最后只剩下曾属于他的那栋小三楼，像个孤苦无助的老妪可怜巴巴伫立在废墟中。楼啊楼，藏过他的青春和富有，藏过他漫长一生中几多欢乐几多惊忧，如今就要从地面上消失了，而且是不倒硬扒，就像个好好的大活人生生要被碎尸万段！老头儿不禁忿忿然，猛地想起刚才梦里自己对那三个死鬼发下的豪言壮语：“拆了旧的我再盖新的。”真的，“你们能拆，我就能盖！”一激动，自言自语狠叨叨的声音老大，恰好芳芳推门进来，睡眠惺忪，一脸惊愕：“太爷爷，你在跟谁说话？”杨子芳这才

明白，心里想的顺嘴说出来了。唉。人老了没治，净是讨人嫌的毛病！那张又是车辙又是老斑的脸不觉一红，索性随弯就弯实话实说了：我是跟你太奶核计，想给你盖一座新影楼。芳芳心说见鬼了，老头儿竟瞪眼说起昏话来。忙去拽他，哄说：“我先谢谢太爷爷了，人家困死了，你老也先回屋睡一会儿好不？影楼的事醒了再说。”老头儿一脸的不悦：“不信是不？你以为太爷爷吹牛？跟我来，给你看件东西。”门一关，磨头就往回走。

重孙女居然瞧不起他！老头儿气呼呼先从贴身衣兜里找出钥匙，随后弯腰从床下拽出柳条包。一瞬间好激动好悲壮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难道他现在真成了驼背瘸腿的赵子龙，再也爬不过长坂坡了？不，虎老余威在，他要拿出最后一件珍宝，重现昔日的辉煌！

2

唉，这死鬼娘们！乍相识时她就够风流了，可没想到她会风流得名震关东，只可惜像颗贼星一闪划过夜空，便化做无数传说的碎片纷纷撒落民间，至今还时不时鬼火似的闪烁出点点神秘的光斑……

掀開箱盖，一股樟脑味儿直呛鼻子。撩起覆在上面的缎面老狐皮袍（当年价值上百元大洋，可惜被虫子嗑了，不值钱了），伸手去下面翻找，除了镜框、相片和装胶卷底版的纸口袋，那只价值连城的宝贝香炉咋不见了呢？杨子芳顿觉脑袋嗡的一声，急得两眼发黑，浑身冷汗，不由一头仰在小床上。芳芳半信半疑地进来，刚好看见，吓了一跳，忙扑过去看太爷爷，却见老头儿闭紧的眼忽又睁开，射出两道惊喜的光柱，嘴里喃喃骂着：“真他妈好记性！老喽，老喽，咋就忘了脑袋一直枕着它呢？”芳芳莫名其妙。她当然不懂，奥秘只有老头儿知道。原来往枕头上一倒后脑勺被硌了一下，这才想起早在老伴狗妞在世时宝贝香炉就挪了地场，是她亲手偷偷缝进枕头里的。嘿嘿，这不，荞麦皮里硬硬的还在……

太爷爷惊喜，重孙女更惊喜，她终于窥见了老爷子柳条包

里的秘密。家人都猜柳条包里装的不是金条便是珠宝，不然为啥老上一把铜锁，不准别人动，也不见他自己开。如今神秘的柳条包就在她眼前大敞四开着，姑娘能不好奇地看个究竟！然而她看见了什么？除了一件玄色缎面狐皮大袍，不过是些大尺寸的人物照，有贴在硬纸板上的，有镶在玻璃框里的。原来这就是太爷爷的“体己”！姑娘失望了，也偷偷笑了。但出于职业兴趣，她拣起几张照片一看，又深深感到惊异。那些大尺寸的人物照，颜色虽已发黄变暗，可采光、取景、剪裁、修版尤其是瞬间攫取的人物的神采，无不准确地凸现出拍摄对象的奕奕个性，显示出摄影师的熟练技巧与深厚功力。行家看门道，芳芳不由夸道：“太爷爷，这些人物照都是你老人家当年的代表作吧？那年头能拍出这么高水平的相片，太爷爷真不简单。往后还真要请你老多多指教，多多关照。”老头儿不大懂啥叫代表作，可重孙女语气调侃的恭维让他听来十分得意。虚惊一场，宝贝未丢，杨子芳乐得闭目仰卧享受片刻的愉悦，听任芳芳翻弄照片也未加制止。芳芳又兴奋地叫：“吓，还有带色的！”恰好翻出一张镶在金色压花镜框里大幅女人头像端详着，“那年头没有彩照，这相片是太爷爷手工着色的吧？嘿，真棒！”老头儿眼也不睁便知芳芳指的是哪一张。何须过目，保存下来的着色巨照仅此一份，是用了几天几夜工夫偷偷加工的，而且是尽心竭力精工细雕的义务劳动，不为名，不图利，只想寄托难以割舍却又无法言说的一段风流韵事，为此还铸成终生大错，白白断送了一条虽说该死但也本可幸免的性命……

芳芳看到的是一位妙龄摩登女，柳眉微翘，俏眼斜盼，睫毛根根清晰如画，瞳仁闪闪媚光含情，朱唇丰腴，凝一掬俏皮而略显轻蔑的微笑。满头浓发烫成二三十年代刚时兴的“飞机

式”半罩在刘慧芳型的大脸庞上，额前一抹刘海似被微风轻拂，略高的颧骨间残红犹在。显然有天鹅似的颀长玉颈，可惜两片半月式翠绿的旗袍领太高了，一直卡到下颏，而且看来很硬，令现代人觉得怪不舒服，殊不知那恰恰是民国初年一度最新潮的时装款式。可惜岁月无情，照片上再绚丽的光泽也变得惨淡无华了。但芳芳专注于这女子的不是其艳美姿色（严格说她委实称不上美人儿）是那俏丽中隐隐流露的某种野性，玩世不恭？还是桀傲不驯？她叫不准，反正有点儿似曾相识，叫她想起《南行记》中的野猫子。又有点《女囚尼基塔》中女主角的味道。不，还有点像一个人，谁？一时又说不清……。于是便问了：“太爷爷，这女人是谁呀？电影明星？唱戏的？还是哪家的阔小姐？”太爷爷硬不吱声，深知哪怕半句出口，好奇的丫头便会刨根挖底问个没完。能告诉她吗？万万不能。沉默半天，终于伸手说：“拿来让我看看。”接过镜框，只扫一眼，杨子芳那颗苍老的心顿时青春萌动，差一点儿脱口而出：这女人就是驼龙啊！好险，幸亏干瘪没牙的嘴刚一张又闭紧了。只须说出驼龙俩字，芳芳就会追问，你又为啥这么精心保存她呢？她和你啥关系？老天爷，他可咋对孩子说！

这两天，只因为一部电视剧，驼龙，这个六七十年前可怕的女胡子头又成了长春市街谈巷议的名人，昨天下晌，影屋就挤满一伙年轻男女（说不准是顾客还是芳芳的朋友），像开专题研讨会似的大谈驼龙。有说她是杀富济贫的侠女，有说她是反满抗日的英雄，有说她是能骑擅射的神枪手，不外道听途说，乱唠一气。一个女高音嚷得最清晰：“我奶奶说她在一家照相馆里见过驼龙的大照片，贼拉性感迷人，两个刘晓庆都不是个儿！”杨子芳老头躲在小厨房里又好气又好笑，心说包括电视剧在内，

都他妈狗戴嚼子——胡勒！

正因为这一顿“胡勒”，闹得他又梦见了那个风流女鬼，但也让他想起了珍藏多年的宝贝香炉，于是随手拽过枕头坐了起来，他要拆开它，垂垂暮年再来一番惊人之举。芳芳翻弄着箱底好些底版胶片，还在等太爷爷回答，不料老头坐起一看她正翻阅自己从不肯示人的秘密，顿时无名火起，怒冲冲吼道：“不许翻我的东西，快把柳条包盖上！”吓了姑娘一跳，只好遵命照办，嘟囔说：“老爷子，生啥气？看看老照片怕啥？也许你根本不认识这女人，她爱是谁是谁，跟我有啥关系！”杨子芳真想扯喉咙大喊：跟你没关系？关系大了！照镜子比比，你俩像不像？我不认识她？笑话！扒了衣裳我认识她皮，剖开肚子我认识她心，尝过那娘们滋味的人也许数不清，真正能琢磨透她为人的，普天下敢说只有我一个，可惜，她是谁，究竟跟你啥关系，没法儿告诉你，也不能告诉你……

芳芳不情愿地把柳条包盖好，重新推进床底下，铜锁头也挂上了，不过灵机一动临时做了手脚，只是虚挂，并未锁死。还把钥匙交给太爷爷，说钥匙您可收好。却见老头像抱个婴儿把枕头搂在怀里，不免奇怪。打记事起，太爷爷就一直枕着这只老式四方长枕，多年没有拆洗，两头的绣花枕顶已色彩灰暗，蓝布枕套上也被汗渍浸得油污。便问：“太爷你抱个枕头干啥？”老头诡谲地一笑，拍着枕头说：“这里头，哼，就是一座大影楼。”不待芳芳再问，挥手吩咐：“天还早，你再睡一觉吧，醒了给你爹打电话，还有你妈你叔你婶，叫他们一会儿都来。我要当面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”

重孙女半信半疑地出去了，杨子芳发现大像框竟遗在床上。唉，这死鬼娘们！乍相识时她就够风流了，可没想到她会风流

得名震关东。只可惜像颗贼星，一闪划过夜空，便化作无数传说的碎片纷纷撒落民间，至今还时不时鬼火似地闪烁出点点神秘的光斑……

3

只这一瞥，终生难忘，如同照相机快门一闪，脑子里永远留下那小女子一瞬间野性的美。

那地方当年叫小六马路，现在还叫小六马路。名曰马路，不过是条牛鞅子形的弯弯巷，长不过一里，东口望不到西口，西口也望不见东口，但无论从东口或西口都能望得见他姨家那青砖灰瓦的小门洞。他姨和她“姨”不住一院却是近邻，近得两家放屁都能听见。秘密在于他姨住东院西厢，她姨住西院东厢，后墙贴后墙，都开有后窗，窗与窗之间不及一肩宽。民国年间，玻璃尚属稀罕物，糊窗的两层毛头纸，隔音效果有限。尤其夏日，开窗通风，你家炒菜炸锅，吱啦一响，香味随着油烟漫进他家屋子里，转悠一圈会再借一阵风飞将回来。入夜，倘有哪家男女兴致一高，隔窗便可欣赏到那种如吟似病的爱欲变奏。他对此有切身体会。正是那年夏天，他在他姨家头一次听见这种撩人心魄的动静。

姨没儿子，女儿出嫁了，当年从老家把他接来，便有过继膝下的意思。姨夫是裁缝，一把好手艺，与人合伙开家洋服店，跟他师傅赵东亚有多年交情，才送他进照相馆学徒。但柜上忙，

徒弟轻易不敢离店，满徒当上劳金，也只逢年过节才来姨家坐坐，来也不住。那年夏天，他师傅忽然被日本黑帽子抓进大衙门（警察署），罪名据说是通匪，照相馆也被关了，门口贴上盖着大红关防的封条。一下子失去下处，他不得已只好搬回姨家暂住。

那天他快快进门，一声不吭把行李卷撂到外屋地米缸盖上，听姨在里屋正跟人说说笑笑唠嗑。以为有客，没敢贸然进去，细听，对话者像在窗外。他明白了，姨又跟西院那家邻居隔窗拉呱，便掀帘探进头去。猜得不错，姨果然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，嘴叼根长烟杆，话犹照旧说：“你爹也不想你？”窗那边先传来唉的一声叹息，接着是一个女人清脆的语声：“说想也想，说不想也不想，我在他跟前也许碍眼呢。”“这话咋讲，你爹他……”姨话没问完，那边噗哧笑了，却又光笑不说。姨便猜说：“他想说个后老伴吧？”“哼，娶个后老伴还好了呢，我又不怕后娘。”窗那边说，口气极轻蔑的，“他呀有相好的，给人拉帮套。”这节骨眼儿他进屋，好奇地随便朝后窗瞥去，见那边窗里镶着一颗美人头，俊模俊样，一脸娇嗔，正说：“我瞅他生气。”只这一瞥，终生难忘，如同照相机快门一闪，脑子里永远拍下那小女子一瞬间野性的美。

他招呼姨。姨撂下活计，拿烟杆儿指指他，笑着对后窗说：“我外甥。你该叫大哥吧。”那美人头含嗔的脸上顿时一变，果真甜甜地叫声大哥。姨又说：“他在照相馆，出徒二年了，手艺不赖，有工夫叫他给你好好照张相片儿。”“真的吗？我先谢谢大哥了。”一霎间，隔着两层敞开的窗，他感到她眼仁都在笑，笑得好勾人。他害羞了，不知咋好，一则为难，二则受不了一个初见面的女人眼神如此大胆而热烈的聚焦。哦哦两声，忙把

眼光看姨，意思是问：她是谁？

两家后窗都开得很高，大小不过一米见方。他猜那小女子此刻一定翘脚站在炕上，两肘还撑着窗台，所以窗口恰如镜头里的方框，刚好映出一个两手托腮姿态极俏的笑脸。难得的是自然，绝非故意弄姿摆态，偏那自两家屋檐下洒下的一片光影，恰好给物体增加了凸凹感，益发使那娇美的五官显得层次分明。出于职业习惯，他断定倘在此时捏动气门，底版上留下的准是一张成功的佳作。遗憾的是当时两手空空，他只能用脑子为渴望拍照的小女子摄下倩影。

他无精打采，说了那桩祸事，告诉姨行李都背来了。姨说都怨你们掌柜的死性，在日本人地盘跟鬼子治气不自找吃亏？我听你姨夫说了，有个叫什么大浦的家伙愿出大价钱兑你们柜上那间门市，你师傅高低不干，瞧瞧，出事了吧？大衙门小衙门都是小鬼子的，人家自己人能不向着自己人。什么通匪，手艺人还有跟胡子通气的？找碴儿收拾你罢了。叫我说，趁早把房子给他，让你师傅在城里这边另找块地方开张。有手艺，相照得好，在咱中国地界不照样混饭吃。他便骂日本人缺德，熊人熊到家了，真该天打五雷轰。越说越气，早忘了后窗那儿还有个睁大两眼竖着耳朵听的女人。这工夫，那女人搭碴儿说：“大娘，你跟大哥说啥我咋不懂呢？什么日本衙门中国地界的，长春到底属谁管？难道也像我们关东州，归日本人说了算？”姨气呼呼打个唉声，说你问大娘，大娘问谁？这世道谁也说不清。按理东三省归张大帅管，可张大帅也管不了满铁附属地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姑娘你在咱这小六马路偷了东西，只要往北一跑，过了日本桥躲进头道沟，中国警察就再不敢抓你，那是人家日本地界了。女人听了嘻嘻一笑，说真有意思，杏核眼偏瞅他问：